

秋山驿路

王勇平 著

花城出版社

秋
山
驿
路

王勇平 著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秋山驿路 / 王勇平著.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1999. 12
ISBN 7—5360—3208—0

I. 秋… II. 王…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71790 号

秋 山 驿 路

王 勇 平 著

*

花 城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广 东 新 华 发 行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经 销

广 东 惠 阳 印 刷 厂 印 刷

(惠 州 市 南 坛 西 路 17 号)

850×1168 毫 米 32 开 本 8.875 印 张 3 插 页 192,000 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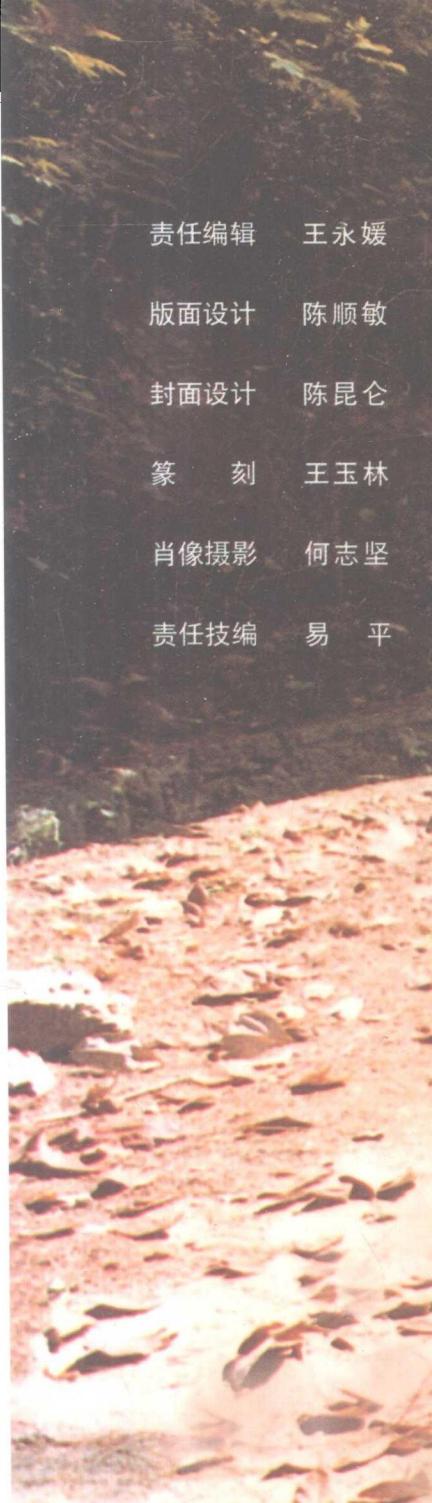
2000 年 1 月 第 1 版 2000 年 1 月 第 1 次 印 刷

印 数 1—8,000 册

ISBN 7—5360—3208—0

I · 2685 定 价 : 19.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A vertical photograph showing a path or clearing covered in fallen leaves. The leaves are mostly brown and orange, suggesting autumn. In the background, there are some green plants and a dark, possibly rocky or shaded area. The overall tone is warm and earthy.

责任编辑 王永媛

版面设计 陈顺敏

封面设计 陈昆仑

篆 刻 王玉林

肖像摄影 何志坚

责任技编 易 平



王朔

序 言

肖建国

王勇平的散文有相当篇幅是写山水名胜的。

这些地方是：陕西桥山的黄帝陵、呼和浩特塞外的昭君墓、广东的梅岭驿道、上海的周庄、衡阳的石鼓山、长沙的天心阁、新疆的天山、潮州的湘子桥、广州的兰圃、湘西的王村、靖州的老虎跳，还有秦皇岛、山海关、威远城、姜女庙、井冈山……王勇平显然是到过不少地方的，但他并不是每到一处都要留下文字，留下的文字也并非消遣性的应景游记。他是用了心去写作的，文章充满独特的思考见解，显现出一种俯瞰社会人生历史的大气和凝重。

藉古人文化轶事，抒自己胸臆抱负，自然少不了对历史沧桑的深度认识。《巍巍黄陵》表现的就是这种沧桑感。“黄陵”的存在，使它自有一种不怒自威、含威不露的阔大气象。我从未被这样一种深邃的气息和意蕴所逼迫、所折服。走近它，宛若走进一座圣洁的庞大宫殿，体验着崇高的极致，肃穆得叫人

喘不过气，顿感生命的杂质被清剔，只有灵魂在飞扬。”“于是，我们以无比敬仰、无比虔诚的心情徒步走登山。……这是来谒拜黄帝啊！大家就是要用自己的足紧贴这圣山，用自己的手抚摸这龙脉，用自己的心感应这神灵，用自己的全部身心向往一种至高、净化的境界，返祖归宗地一步步走向历史的根底，走向民族的始点，去向那位恩泽民族，造福人类的圣明帝王鞠躬问好。这走的过程就是一种幸福，一种神往，一种体验，一种激情的昂扬和振奋！”而在《塞外青冢》中，表现的则是另外一种感叹。塞外有青冢，青冢里面掩埋着绝代佳人王昭君。作者在到呼和浩特的当天，就急不可待地去谒拜昭君墓。此时天已向晚，“整个墓表黛色冥蒙，树木青草像有灵魂似地滋生劲长，浓绿中透出凝重和沧桑。风儿吹过，便掀起一片片绿色的涟漪。”这里作者是将树木作为一种象征，让人们去想像当年王昭君的美丽和风情。然后，作者写道：“在我看来，它对一个伟大女性的美丽、青春和生命不是一种掩埋，而是一种延伸、一种永驻、一种物化纪念……”这种发自内心的感叹，是诗化的，充满了禅理的。

读王勇平的散文，可以看出他读过很多书，历史知识相当丰富。王勇平写到的地方，大多我也去过，但对于这些地方的一些历史事件和历史衍变，我知晓的远远不及他多。一处地方之所以成为名胜，总有着它特殊的历史渊源。游历山水名胜，其实也是读历史。威远城是吴三桂主持修建的。最初的目的为了抵御清兵入关，但吴三桂在接受李自成的招归途中，却突然获悉：其家被抄，其父被拘，其爱妾陈圆圆被闯王手下大将刘宗敏所夺。吴三桂怒发冲冠，挥臂狂呼：“大丈夫不能保一女子，有何面目立于人世之间！”于是返回威远城，

投降清兵，誓与农民军为敌。周庄的沈万三，曾经富可敌国。朱元璋定都南京时，修建都城急需巨资，沈万三一下子就拿出了修都城三分之一的捐资。一时龙颜大悦，朱元璋即刻赐封他的两个儿子为官。沈万三一得意，便忘形，竟提出要犒劳三军，一时又惹得龙颜大怒。“匹夫犒天子军，乱民也，宜诛！”最终沈万三没有被杀掉，却也发配到了云南充军。历史上的悲欢离合、峰回路转，当给今人留下多少思索的空间。

王勇平的散文和他为人处事一样，博学穷理明辨笃行，具有别人一格的知识理性思索。山海关的东城门上悬挂着一块书有“天下第一关”的巨匾。匾未落款，谁是书写者便成了至今仍未了断的公案。在传说中有4个人可能书写了此匾：萧显、余一元、谭从简，还有大奸臣严嵩。王勇平以翔实的考据否定了前面三位书家的可能性，倒是对严嵩写匾的说法比较赞同。这是因为：一、严嵩的书法在明代很有名望；二、严嵩于嘉靖二十一年曾到山海关防务；三、这块匾一反常态地未落书者姓名，而匾又是后人的复制品，这恰恰证明了复制者抹去了名声太坏的严嵩姓名的良苦用心。“这实在是使人们在感情上难以接受的。”王勇平接着又说：“我也没有确凿的证据认定严嵩，只是这个谜永远不解毕竟是一种历史的遗憾，更叫人担心的是一种民族病态心理的延续——坏人一无是处，好人一无非处。其实，在反面人物中，汪精卫长于诗文，戈培尔善于演说，林彪善于用兵这都是世人皆知的客观事实，否认它就改变了历史的真象。同样，好人、伟人也会有缺陷，但并不妨碍他们是好人、伟人。我们又何必要用一种公式来套写历史和历史人物？”

在我和王勇平有限的接触中，感觉他是平和的、宁静

的。读他的文章，感到他对平和宁静有一种特殊丰富的情感。他极易为平和宁静所感动。旷野上环套一环的凝固的黄色涟漪；大树下静静地坐着卖菜干的英雄老妈妈；李伯妈掏出的五元钱，妻子的呼唤和儿子的一声爸，以及“那蹲在河边石阶上浣纱的少女，提一桶水‘哗啦’一声倒进河中的汉子，悠闲笃定地在茶庄喝茶的阿婆，扭着腰肢摇橹的船嫂……”在这样一派平和宁静的氛围中，去追溯历史风云，那种震撼，那种沧桑感，才会来得更加真切和强烈。

常常有这种震撼的人一定是厚重的、充满活力和人情味的。

王勇平是一家大企业的领导，先后出过论文集和诗集。现在又推出了这么一批散文，待要结集出版时，嘱我为其作序。这让我犯了难。我总以为，作序者，应该是那些年高德劭，学问做得很好的人的事。这当然是个误区。其实，作为朋友，互相间“序”一“序”，留点文字以作纪念，也是一件雅事和幸事。于是，毕几日之功，将王勇平的散文读了两遍，并写下了这篇文字。我自信读得很认真的，写得也很认真。但是不是说到点子上了，是不是说得也还有点道理，真是没有多少把握。

我还想补充一点的是，一个企业能有一位治学和写作都十分认真严谨，勤于思索，总是保持一种平和宁静的心态，充满活力和人情味的领导，也是一件幸事。

是为序。

目 录

序 言	肖建国 (1)
1. 巍巍黄陵	(1)
2. 塞外青冢	(8)
3. 秦皇岛遐思	(15)
4. 峻秀井冈	(26)
5. 梅关古道	(41)
6. 石鼓书剑	(52)
7. 悲欢天心阁	(63)
8. 水乡周庄	(71)
9. 天山壮行	(79)
10. 潮汕况味	(90)
11. 走进瑶乡	(108)
12. 石马桃红	(118)
13. 闹市幽兰	(122)
14. 王村古渡	(128)
15. 感悟狮城	(132)

16. 大马旅踪	(140)
17. 老虎跳铁事	(158)
18. 根在故乡	(169)
19. 圆体的旋转	(176)
20. 山还是山	(184)
21. 添香夜读	(194)
22. 蕉林趣钓	(200)
23. 平湖秋月	(205)
24. 秋山驿路	(214)
25. 父亲的肩膀	(219)
26. 母亲四章	(225)
27. 自己的孩子	(236)
28. 阳光之旅	(243)
29. 沉重的道歉	(252)
30. 中秋情思	(259)
31. 壮士的风采	(267)

巍 巍 黄 陵

—

想要了解中华民族五千年灿烂辉煌的文化的精髓和底蕴，不能不去黄土高原！

汽车奔波隐没于西北部的黄土山峁间，一路扬起遮天蔽日的浓迷黄尘。车窗外沟沟坎坎、层层叠叠的黄土无止无尽地泛着一环套一环的凝固的黄色涟漪。这里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祖先们选择繁衍生息的黄土高原无不浸润着他们黄色文化意识，而黄土高原又坚定牢固地形成他们“以黄为尊，以黄为荣”的信仰。黄天在上，黄土为后，河是黄河，人是黄种人，这是一方金子般黄色世界。

也不知过了多久，猛地，一座拱起如桥、高凌云汉、崔巍峥嵘的山峰勃然腾空而起，祥云缭绕，清绝尘嚣，显示出一种无与伦比的惊世骇俗的泱泱气势。“啊，桥山到了！”

车内人们一阵惊呼。

桥山，这里安息着一个伟大的灵魂，这里回荡着震撼历史、震撼神州的绝世声响，这里珍藏着一种让一个民族几千年热血沸腾凝聚不散的精神力量。这里是黄帝的陵墓！

五千年前，在这块黄土高原上，轰然踏着“身愈九尺，附函挺朵，修髯化瘤，河目隆颡，日角龙颜”的巨人的足迹，他就是中华民族人文始祖黄帝。“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司马迁在写《史记·黄帝本纪》时是这样开篇的。公孙轩辕先后打败俞罔，联合炎帝，诛杀蚩尤，统一了华夏氏族、东夷氏族和苗蛮氏族三大部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有共主的国家。而后毕生致力人类文明的开拓，

“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死生之说，存亡之难。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明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黄帝以他的仁慈、坚毅、智慧和力量开辟了一番亘古未有的崭新的天地。他的喜怒哀乐从来牵系着人间的正义、文明、自由和生存，这就使他完成了足以让世世代代子子孙孙无不敬畏、无不崇拜、无不感动的永不泯灭的生命乐章和辉煌。至今我们仍然可以在中国文化曙光中清晰地看到黄帝植谷、黄帝造车、黄帝捕鱼、黄帝制镜、黄帝纺纱等等壮丽的剪影。或许今天任何一个智力体力健全者都可以熟练而漂亮地从事某项或多项专业，甚至人类已进入信息时代，科学的发展已不是黄帝那个时代所能想象的，更是无法比拟的。但黄帝所作所为伟大的意义则在于人类从蒙昧到文明的进化过程中，把漫长的量变时空一下推到惊天动地的质变的顶尖，立下了一块熠熠生辉的永恒里程

碑。那一件件的发明创造实际上是引导人类一步步从风侵雨袭的洞穴中走出，从茹毛饮血的餐位上挣脱，从兽皮树叶的缠裹中升华。从此告别了新石器时代；告别了人类凭本能消极地适应自然而生活的难堪；告别了氏族冲突、对抗、割据而形成华夏民族的统一。于是，天坍有了柱撑，地陷有了环柃，民族有了始祖！

黄帝的一生都在做他的民族赋予他的事。他生命的每一段都燃烧启明的圣火，因此他生命的延续便给华夏民族带来光明的更广阔更久远的播洒。他也懂得这个意义，所以他的生命才显得格外地坚韧和绵长。但物质生命总有个终端，在110岁那年，太辛苦太操劳的黄帝终于卸下了他一生都在承载的一个世界上最大的民族所交付的沉甸甸的担子，选下这个叫桥山的地方安息了。

关于他的仙逝，有一段“桥山龙驭”神话。说黄帝临终前还在河南巡游，突然从天外飞来一条黄龙，对黄帝说：“你的使命已经完成，请归天吧。”遂驮黄帝腾空而起，在中国大地上盘旋一圈后降落在桥山上，留下黄帝的衣靴便乘风归去，而他的肉体并未驻于人寰。作为炎黄的子孙，用一种顶礼膜拜的心情想象出黄帝超脱了生命定律这样美妙的传说自然不足为怪，但也足为证。而黄帝与桥山的关系却是神话中不可忽视的昭示，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经过长期考证，以无可辩驳的史实在他那篇《黄帝本纪》一文之尾赫然记载：“黄帝崩，葬桥山。”

二

桥山，当然巍峨挺拔，气度不凡。但恕我直言，中华大地，名山林立，奇峰竞秀，从地形地貌来说桥山称不上天下第一，

甚至三山五岳也未列其名。它的面积 5800 多亩，海拔 944 余米，这种规模的山简直不可胜数。但“山不在高，有仙则灵”。黄陵的存在，使它自有一种不怒自威、含威不露的阔大气象。我从未被这样一种深邃的气息和意蕴所逼迫、所折服。走近它，宛若走进一座圣洁的庞大宫殿，体验着崇高的极至，肃穆得叫人喘不过气，顿感生命的杂质被清剔，只有灵魂在飞扬。

于是，我们以无比敬仰、无比虔诚的心情徒步登山。本来从山底有一条公路直达山顶，但全车男女老幼都无一例外地弃车步行。这是来谒拜黄帝啊！大家就是要用自己的足紧贴这圣山，用自己的手抚摸这龙脉，用自己的心感应这神灵，用自己的全部身心向往一种至高、净化的境界，返祖归宗地一步步走向历史的根底，走向民族的始点，去向那位恩泽民族、造福人类的圣明帝王鞠躬问好。这走的过程就是一种幸福，一种神往，一种体验，一种激情的昂扬和感奋！偶尔也可见到一辆高级小轿车大气不吭地悄然驰过，车窗紧拉着布帘，丝光不漏，里面的人心虚了吧？因为沿途的行人都用鄙夷、蔑视的眼光死死盯住那车和车里的一切存在物，你可以不来桥山，但你不能亵渎黄陵。

山道两旁，草木丰茂，扬青簇翠，把黄土地掩盖得严严实实。一排排参天巨柏，枝干苍劲，树冠浓郁，基部突起的瘤状显示出年轮的久远，一切都显得阴凉而不阴森、凝重而不沉重，又无不溢现出山川之胜和林壑之美。刚刚还在黄澄澄的世界里折腾，且这种感受在飞奔的汽车上几个小时也没改变，现在却满目葱茏，给人的感觉就像是在黄色的海洋中突起了一座绿岛，简直还来不及适应外在世界色彩的骤然改变。这就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想象的空间和议论的热点：为什么这浩瀚的黄

土地惟有桥山一枝独秀？难道果真是黄帝陵墓这块风水宝地的奇特？亦或是上苍对功德无量的轩辕黄帝的厚爱和宠护？从感情上说，谁不希望是这样？但从理智上讲却又觉得不太可能。

这时，山道有些堵塞，一位名叫高俊元的中年男人在路旁签字推销他的《中国黄帝陵地貌新考·人文景观》。我现在对这里的一切都感兴趣，便爽快地掏出5元钱买了一本，高先生龙飞凤舞地在书的扉页上写下“龙腾凤鸣，吉祥如意”的留言。我很快看完这本薄薄的书册，原来高先生实际上是在向世人推销他的惊人发现：桥山恰似一条腾飞的巨龙！山顶是龙头，两侧空地似龙睛，龙口大张，龙舌卷曲，黄帝陵丘便是龙口所含珍珠。而桥山两侧的龙湾、凤岭形成龙的前爪向东西伸展。他说得很肯定，很有诱惑力和神秘感。书上还配有高先生亲绘的桥山龙形图。尽管我很不喜欢高先生风水先生式的作派，但我还是很欣赏高先生的独到见解和大胆想象，如此说来桥山特有的盎然生机便是有一定的风水缘由了。于是大家在龙脉上走得更加端正、轻细、庄重和小心翼翼。

我后来在另外一些资料上找到确切的答案，桥山古柏都是后人所植。有碑记证实早在汉唐时期官府就令人在山上种植柏树，北宋仁宗皇帝还拟旨指令专人栽植和看护。此后各个朝代统治者都不愿背上对始祖不恭的骂名而努力采取各种措施保护和扩大植被，所以桥山八万余株古柏便千百年来幸运地享受着官府和民间的共同庇护，哪怕是在灾难和战乱的年代。于是，也就有了“满山翠柏望桥陵”、“古柏参天黄帝陵”的奇景。这千百年造就的一片绿，不正是华夏人类对黄帝的崇拜的体现，不正是中华民族兴旺发达的象征！这是天地之造化，

也是人力之所为！

这又引发了我的联想。假若炎黄子孙都对祖先留下的每一寸土地负起责任，都对后人将要接过的一寸土地不失其责，那么桥山以外的广袤的黄土地是否也会披一身绿装？完成祖先“水渊深广，则龙鱼生之；山林茂盛，则禽兽归之”的设计蓝图。

三

现在，我们已经到达黄帝陵前。

尽管长时间的爬山使大家都有点气咻咻，但是我们仍屏住气息，轻轻地、慢慢地向陵墓走近，就像怕搅扰惊醒这神圣的安息的伟大灵魂。墓丘高3.6米，周围48米，算不得高大。当然，这是相对黄帝于我们这个民族的无可比拟的地位和伟业而言。但是要造个多大的墓才能与这个伟大的人物相匹配呢？我突然想起西藏一首民歌：“喜玛拉雅山再高也有顶，雅鲁藏布江再长也有源。”是的，建筑再高大的墓也无法包容得下黄帝顶天立地的形象和巨大无比的贡献以及子孙们对他的无限崇拜的情感。

然而这并不显赫的陵墓却像威力无比无法抗拒的巨大磁石一样，在逶迤绵长的中华文明史上吸引着一代代华夏人锲而不舍前赴后继地聚拢。五千多年来，不管时代如何一点一点地改变华夏人的生活质量、外部环境和精神世界，但亘古不变的始终是对黄帝的崇拜，这种厚重的心理不仅没有因岁月风雨的吹打而减弱，反而显得更加强烈更加深沉；也没有因信仰与观念的截然不同而改变一脉相承的基因，每个人的脉管里都涌流着炎黄子孙的热血。黄帝陵实际上已是一种精神境界